

我想回家过个年

□郑寒梅

还没到小年,大街小巷就忙着挂灯笼了,我突然有回家的冲动。

在我的老家——东北那个小山村,一进腊月,年的信息就随着那一场场大雪小雪到处飘荡了。老人们开始给孩子重复祖宗留下来的老歌谣:“小孩小孩你别哭,过了腊八就杀猪;小孩小孩你别闹,过了腊八就买炮;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……”小孩子们被撩拨得天天掰着手指头等着年的到来。

过了腊八,闲了半个冬天的男人们开始忙碌起来:准备上好的干柴,收拾院子里的角角落落。女人们就更忙了:泡粘米、镪簾子、扯花布、纳鞋底……热心的大姑娘小媳妇、爱玩的老少爷们则谋划节后的秧歌,一应的锣鼓铙钹、花冠彩装都要盘点、要制作。全家忙忙碌碌,全村忙忙碌碌,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,一个冰天雪地的山庄,被这些男人女人们忙活得火爆爆的,热闹闹的,暖融融的,乐颠颠的,凛冽的空气都被忙活得热乎乎的。

最叫我回味无穷的是蒸豆包。东北人过年蒸豆包和南方人过年做糍粑差不多,是春节必不可少的美食项目。这个工程是从腊八前后就开始了。粘米要泡一二十天,才可以上石磨;磨成的米浆要沥得半湿不干。然后把赤豆煮熟捣烂,放点糖精,就成了原汁原味的豆沙馅。谁家把这两项前期工程做好了,谁家的“豆包工程”就率先正式开工。

左邻右舍的大姑娘小媳妇全来帮忙,热乎乎的炕上放张大桌子,桌子上放个用秫秸串成的大簾子,大家团团围坐,但并不马上动手。这时村里最德高望重的迟老太太揪一大坨面,捏个窝窝,一边往里装豆沙一边说:“包个饽饽王,越过越强!”把馒头大小的豆包王放在簾子中间,然后再揪一小坨面,一边包一边很虔诚地说:“包个饽饽孕,越过越发!”这个豆包小得像拇指大小,大家看着这个玲珑的小豆包,齐声呼应老太太:“发,发,发!”这个隆重的仪式,颇像现在重大工程的剪彩,很有庄重感。

一盆面,一盆馅,一群女人,七手八脚地包,七嘴八舌地说,七百年的谷,八百年的糠,全翻出来抖搂一通。不是讲谁家的媳妇不孝公婆,生个孩子没肚脐眼啦,就是讲谁家傻女婿进山打柴挖到老山参啦,全都有鼻子有眼儿,好像经过祖宗考证了似的,不容人有半点质疑。说说笑笑的当儿,一锅豆包就蒸好了。揭开锅,匀溜溜的、亮晶晶的、黄橙橙的豆包,飘着浓郁的米香豆香柴香,在弥漫的蒸气中闪亮登场了,大人小孩都垂涎欲滴,欲先尝为快。

到了南方,这份乡俗我依然忘不了,扔不下,想方设法,在除夕那天,我也得给孩子鼓捣出一簾子豆包。然而粘面非石磨所磨,豆包也非柴火所蒸,少了那份热闹,少了那份情致,虽然还是那个皮那个馅那个模样,但没有了那份热闹,少了那些故事,味道到底淡了许多。

汪曾祺说:“风俗,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。”真的,当你处于这种风俗之中时,或许并不觉得。你离它远了,再咀嚼的时候,才感到那么熨帖和舒爽。

在我们那个小山村里,我家过年是最有

仪式感的。腊月二十三过小年,天刚一黑,我妈就把陈年的灶王画像揭下来,蹲在灶口那儿,刺啦一下划根火柴,一边把经过一年烟熏火燎的灶王画像点着,一边说“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”。我看着蓝色的烟,殷红的火苗钻进灶口,心里有点悚然。看着新上岗的灶王爷,妈说:“不周不到的地方多担待着点啊!”我偷着笑偷着想:“您不跟他耍脾气便万事安好。”

我爸从小年开始,两件大事——写对联、扎灯笼。爸文化不高,但半个村子的人都来找他写对联,这个工程要一直做到除夕的前一天。这是他在村里最文化的时候,忙他也乐得。爸另一兴趣就是扎灯笼,一扎起灯笼来,就开心得像个孩子。记得每年除夕前几天,他总是要先扎个大大的红红的方灯或五角灯,然后不顾风大雪大,上山寻觅稀罕的冬青,然后再砍一根又细又长的树干,回来把冬青绑在树干上,拴好升降灯笼的绳子。这灯笼杆竖起来比房子还要高许多呢。大红灯笼衬着翠绿翠绿的冬青,雪花一飘,别提多精神,多闪眼了。除夕那天,天一擦黑儿,爸就急不可耐地把灯笼点起来,我和弟弟就拉着绳子,仰着脖子,拽啊拽啊,看着那团火慢慢地慢慢地往天上升着,心激动得像个小兔子,砰砰直跳。黑黢黢的苍穹,一盏通红通红的灯笼兀自闪耀其中,犹如茫茫大海上的航标灯,整个村子都看得见。也有几户仿造的,但都不够高,不够大,不够亮。整个春节,灯笼杆是我家的亮点,大家啧啧称赞的时候,爸内心的喜悦是无法掩饰的。

心里有个灯笼情结,所以每逢春节,街边树上、店铺门上、大街小巷挂着的红艳艳的大大小小的灯笼,我是看不够爱不够,觉得每一盏都是我家灯笼杆上挂着的那个。看见红灯笼就看到了家,看到了爸爸扎灯笼的身影和挂灯笼时的笑容。

老家最热闹的一景,当然是正月里扭秧歌了。那大鼓一敲,你的心就像春天里的草,蹭蹭地往上蹿;喇叭一吹,七老八十的人都直想扭起来;再加上锣啊,钹啊,镲啊,一起敲打起来,火辣辣的,任你和尚尼姑都难免凡心浮动,如水的心境也会被搅和得翻江倒海。再踩上一付高跷,不用练习,就可以扭起来。红的衣绿的裙,蹁跹的彩扇,高高的花冠,冰天雪地里,五彩缤纷的花就这样热辣辣地从家里开到路上。扭啊蹦啊唱啊,从村头到村尾,从这村到那村,老的少的、男的女的,嬉笑着簇拥着这条彩色的龙。从初一到十五,就这么热闹着,开心着。那时虽然物质贫乏,但大家心里总是怀着希望,邻里乡亲总是互相帮衬,日子简单,人心淳朴。

记忆中家乡的年,是那么丰富,那么有韵味,那么令人回味,真的好想回家过个年啊!“别回来了,都零下30多度了,你受不了!”妈总是这样说。妈说的是,我这个在南方的温水里煮了30年的青蛙,已没有抵御寒冬的能力了,也没有当年在冰雪上骑自行车的胆量了。

远方灶中的干柴正噼啪地燃烧,灯笼杆上的红灯笼正与雪共舞,刚出锅的粘豆包正在氤氲的蒸汽里闪光,大秧歌正在锣鼓声中扭得酣畅淋漓……

我想回家过个年!



高楼望故乡

□余岳武

我在高楼遥望着航船,
故乡呀就在眼前浮现:

门前是清亮的溪水,
房后是错落的梯田。
周边青翠的山尖哟,
顶起了圣洁的蓝天!

传说这张良隐居之地,
还是嫦娥出生的家园。
松涛似祖辈的吟声,
竹影如儿时的秋千!

狗推车推不出的山乡巨变,
校车早开到村组娃娃门前;
铁山水库那清甜的泉水哟,
泡开了巴陵城的君山毛尖!

贫困帽扔向洞庭湖边,
文艺之乡正薪火相传。
宇宙一个新物质的命名,
竟是本镇青年博士李根……

我唤出儿孙齐望,
故乡的明月呀又美又圆!

